

嘉祐
臨川先生文集

嘉祐集十

五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
錫孫氏小涿天藏影宋本

書論

春秋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三都

三都

標法

占法

推主算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下

管仲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明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序記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誥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棱楊君墓誌銘

祭文彥輔文

祭任氏婦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文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楸

朝日戴耳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谷二任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懷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答陳公美

又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蘇轍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挽詞

次韻和婦叔送仲容西園

嘉祐集目錄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而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周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濟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而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竭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惠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悚故威與惠者所以我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發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憐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

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貳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遇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翕奔數戰各國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新趙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均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今二者皆不善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綽綽然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堅于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綬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典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田官吏賄賂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賄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爭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尺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選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怨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遠沒微沒消釋然而清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新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失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洽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數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舉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失諸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將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羣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而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無民備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手足不敢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秉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大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以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廢其小即而失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奔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罰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秉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遽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崇之德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急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利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觀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

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威則侵小威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進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此胡騎恣為日久矣歲進金繒以數十萬計蓋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得已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懷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賊微不得不重賦故重則民不得不戢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安而無憂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倏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清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瑯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狙狙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狙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

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施布指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邊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軻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閼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置者使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脅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巳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尔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于滅項籍故聚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廢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絳皆

謀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責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列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亡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猶狗而摩之涼涼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謀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及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謀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懼其遲也不若懼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滿足爲解者是固天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夫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圖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

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知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懼戰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蓋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寇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實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天叫呼跳躍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躍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衆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屢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肅練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遽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貫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第一

嘉祐集卷第二

趙郡蘇洵

權書上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料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福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之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用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峻鄴艾越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害敵而又以敵自害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思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敵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藏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頗有所恃無所頗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莖當猛虎奮呼而操銳徒手遇斷腸變色而却步人之惜也如此者可以將矣理楊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丘而廢

法制

則童子學之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將戰必審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棄之持
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棄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
棄棄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進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
以棄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
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掠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
韓之戰秦之闔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故食馬者之兵或安
而難或易而危莫難於用眾莫危於用寡治眾者法欲繁則士
難以動易以察大眾憂叛治寡者法欲簡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
眾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眾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
伏仗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變疎行以
好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
兵少不足以資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眾以小
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將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
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
偃旗仆鼓或若無氣嚴戰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堦示怯衆
懈突擊其眾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
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而城
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遠夫直而銳疎而遠則士心危危則致
死而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
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重吾何為則怯夫入豈異於我天下之
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
人言一語不脩故猶且瞞而忌敵以形形我怯而不怪亦已固矣
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敵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
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故心
疑以謀慮目疑以靜慮彼誠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
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
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吳兵之有三權也孫
臆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
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之吾既知之矣
吾既知之矣中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
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之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下之不得其中下之援
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取者堅攻瑕則取者瑕嗚呼不
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
其兵而與之前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
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
不足邱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雖
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
氏角其士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障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障之
道益左以為壯設右以為北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逼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蓋一障之
間必有北壯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與兵習
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
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步吾擊敵弱
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
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雖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
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
敗可俟矣故智者輕非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志其小喪而志於
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
以攻堅城則銳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

彼開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輒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面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經潯師其間不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新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扁鍵而入者有焉東墮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新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扁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東墮垣坎牆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墮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杖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東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渾反攻大梁曰孫伯請以五萬人別備江淮北淮南長沙以與渾會武關峽攻公孫述自江州所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紫庚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遵至隸竹而新諸葛瞻遂降劉禪曰令致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葉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障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

之將耶

明問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間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履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那伊呂間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亡矣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恃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達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焉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說道而卒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偏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細眾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道義不事楚而高祖猶藉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連其之謀決焉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第二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
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
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
將軍及秦楚夾攻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
奔走自投不暇武殊無一謀以須斯敵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
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
之言出兵救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以暴
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棄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
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以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
激怒敵此司馬成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雋吳也勾踐不賴舊塚而
吳服田單請然掘墓而齊魯知謀與武達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
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括唐蔡之怨及東楚瓦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
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
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
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
也固矣今夫外御一練內治一妾是賊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放
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閭閻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感
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練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

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振振然猶有餘地此韓信
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
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
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弄乎信吾則曰徒
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宋存魯也吾悲之
彼子貢者造說之士苟以遺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
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接踵而敗也吾
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于孫而舉強國之兵計
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為魯可可有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暴也憚
高國鮑要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要弔之彼必
憚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
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
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掣也今子
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
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困教之曰子患田超魯壓境而止吾請
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
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
使練兵蒐粟以俟齊魯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要之師加齊之半可以釋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
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
嬰為將拒之至榮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廢共謀之
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要以為灌嬰惜乎
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至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陸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秦之禍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功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諛誅即郭為卿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士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地無所損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末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轡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士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

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感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處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誓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爭一旦之命孰全鉅鹿而猶徘徊河河南新安間至西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籍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遠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運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北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鯁楚心而良將助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士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士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獵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近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汝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進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虞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代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家義號知兵殊不遠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敗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關所守諸葛孔明奔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旦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士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就就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其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指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而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累不失也

趙郡蘇洵

衡論上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蓋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天衡之有制也於此為錄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焉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速應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權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目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雖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目者聞天下之於下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偃其機於上而三目者知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相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陳布彭越韓彭時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機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目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

漢高帝拔數用所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搢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微世之所為脫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致削其意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會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成氏者時噲出伐然立命平勃即斬之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要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與噲會使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盟者之視豎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后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布盧綰皆面稱孤而結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謀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象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美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熙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目五載一出指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宿友以開心智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眈眈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目視君如天之遙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目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

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如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繩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馴馴終無以服衆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盛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愛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貴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彭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咸非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適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刍秣繫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腹一免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俱供使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指數千里之地以罪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不定而

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明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障而後增數級之爵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爵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怒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放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欲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俾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俾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繫多才而或頑頓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親大將軍往往踞廟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緩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有道爲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校車北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死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志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親賈誼書至

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目不爲無禮獨則劾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願以師友之爲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始勿於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手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手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累於用禮而累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犯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謀而安忍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速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通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通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者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數糧走京師職不過旬月擿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踞爲之郡守檣機發發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聚而聚焉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自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斯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城滿前默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一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實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騷遼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寬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入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無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以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絳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門征稅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虐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爲乎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放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嗟化中李順禍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

近者智高亂廣南象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利南廣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具戢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利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運受不才而無道者漕利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駸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政事不以責漕利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政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吏若使漕利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政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黷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書官印句輕授職吏冗沓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庭幃句中央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作而繩趨尺步筆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筆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幸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脅病割脇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